

第二二三册

明倫彙編

皇極典

帝紀部

三
一
豈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四十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二十五卷目錄

帝紀部彙考十九

晉一

武帝上

皇極典第二十五卷

帝紀部彙考十九

晉一

武帝本紀上

按晉書宣帝本紀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
敬里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
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為司馬
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
族因而為氏楚漢間司馬邛為趙將與諸侯伐秦秦
亡立為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為郡子孫遂家焉自
邛八世生征西將軍鈞字叔平鈞生豫章太守量字
公度量生潁川太守儁字元異儁生京兆尹防字建
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
洽聞服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南郡
太守同郡楊俊各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
尚書清河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
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
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

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
堅臥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勅行者曰
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
遷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從討張
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擄劉璋蜀人未附而遠
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
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
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
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
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武帝曰此兒欲踞吾者爐炭
上邪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
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
畏天命也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
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四友
遷為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
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
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
贍帝又言荆州刺史胡脩蠱暴南鄉太守傅方驕奢
並不可居邊魏武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
于禁等七軍皆沒脩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
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賊欲徙河北帝諫曰禁等
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
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大不安矣孫權劉
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倚
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
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獲魏武以荆州遺黎及屯田
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輕脫易動

難安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賊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既
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者悉復
業及魏武薨於洛陽朝野危懼帝紀綱喪事內外肅
然乃奉梓宮還鄴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
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
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關
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為患襄陽水陸之衝
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
不為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漢禪以帝為尚書頃之轉
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黃初二年督軍官罷遷
侍中尚書右僕射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帝留鎮
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
錄尚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晷無須
輿寧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六年天子復大典舟
師征吳復命帝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
吾深以後事為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
為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
陽詔帝曰吾東撫軍當總西 西撫軍當總東事
於是帝留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群等見
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
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及孫權圍
江夏遣其將諸葛瑾張霸并攻襄陽帝督諸軍計權
走之進擊敗瑾斬霸并首級千餘遷驃騎將軍太和
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於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
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
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
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

覆又慮其為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於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申儀久在魏與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來賀皆聽之帝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於京師又徙孟達餘眾七千餘家於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帝朝於京師天子訪之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敵宜討何者為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

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搯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降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復命帝屯於宛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並進沂沔而上至於胸臆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兩班師明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帝分軍往雍郃為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會也遂進軍險慶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驍兵者之所食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退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為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為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為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於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與京兆天水南安監冶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焉二年亮又帥眾十餘萬出斜谷壘於

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於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遣帝中樞婦人之節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帝弟孚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眾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尚未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輓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

悉著履然後馬步俱進到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攻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既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亮部將楊儀魏延爭權儀斬延并其衆帝欲乘隙而進有詔不許三年遷太尉累增封邑蜀將馬岱入寇帝遣將軍牛金擊走之斬千餘級武都氏王苻雙強端帥其屬六千餘人來降關東饑帝運長安粟五百萬斛於京師四年獲白鹿獻之天子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豈非忠誠協符千載同契俾又邦家以未厥休耶及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行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是時大修宮室加之以軍旅百姓飢餓帝將即戎乃諫曰昔周公營洛邑蕭何造未央今宮室未備臣之責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窮外內有役勢不並與宜假絕內務以救時急景初二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溫賜以穀帛牛酒勅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譙飲累日帝嘆息愴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

遐方將墻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經狐竹越碣石次於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墜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管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文懿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遙爲之聲援遺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句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

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成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禽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梯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鬚自襄平城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水城中震懼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撤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便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冠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爲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尸四萬口三千餘萬初文懿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及將反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文懿皆殺之帝乃釋恭之囚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令曰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爲文懿所誣誤者皆原之中國人欲還舊鄉悉聽之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於薊增封食昆陽并前二縣初帝至襄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

至手詔日間側息望到便直排闥入視吾面帝大
 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
 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
 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
 得相見無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
 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
 殿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為大
 司馬朝議以為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為太
 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嫁
 娶喪葬取給於官以世子師為散騎常侍子弟三人
 為列侯四人為騎都尉帝固讓子弟官不受魏正始
 元年春正月東倭重譯納貢焉者危須諸國弱水以
 南鮮卑名王皆遣使來獻天子歸美宰輔又增帝封
 邑初魏明帝好修宮室制度靡麗百姓苦之帝自遼
 東還役者猶萬餘人雕玩之物動以千計至是皆奏
 罷之節用務農天下欣賴焉二年夏五月吳將全琮
 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柁中帝請
 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來圍樊不可卒拔挫於堅城
 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帝曰邊城受敵而
 安坐廟堂疆場騷動衆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
 月乃督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帝以南方暑濕
 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
 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
 州口斬獲萬餘人收其舟船軍資而還天子遣侍中
 常侍勞軍於宛秋七月增封食鄜臨穎并前四縣邑
 萬戶子弟十一人皆為列侯帝動德日盛而謙恭愈

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恆戒子弟曰盛
 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
 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三年春天子追封諡皇考京
 兆尹為舞陽成侯三月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
 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
 鄙苦之帝欲自擊恪議者多以賊據堅城積穀欲引
 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
 帝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用其
 所長棄城奔走此為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
 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四年秋
 九月帝督諸軍擊諸葛恪車駕送出津陽門軍次於
 舒恪焚燒積聚棄城而遁帝以賊賊之要在於積穀
 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
 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
 官屯兵連屬焉五年春正月帝至自淮南天子使持
 節勞軍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使
 伐蜀帝止之不可爽果無功而還六年秋八月曹爽
 毀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
 制禁之不可冬十二月天子詔帝朝會乘輿升殿七
 年春正月吳寇相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度沔帝以
 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
 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帝曰不然凡
 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
 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賊以二萬
 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相中
 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相中所失
 萬計八年夏四月夫人張氏薨曹爽用何晏鄧颺下

諡之謀遷太后於末堂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
 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
 帝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為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九
 年春三月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
 與曹爽為伎人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
 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為之備爽之徒屬
 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荆州來候帝帝詐疾
 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
 飲粥皆流出露胷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
 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
 當屈并州并州近邊善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
 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
 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
 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
 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
 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嘉
 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
 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末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弟
 為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
 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
 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
 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
 驚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
 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為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
 中領軍攝義管帝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
 屯於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於
 御牀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為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

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羣臣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繁牙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洵海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末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羣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皇太后勅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各以本官候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帝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以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等援引古今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爲富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黃門張當并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鸞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蔣濟曰曹真之勳不可以不祀帝不聽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紘斬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杖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以勸事君者二月天子以帝爲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縣邑二萬戶奏事不名固讓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

固讓九錫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廟於洛陽置左右長史增掾屬舍人滿十人歲舉掾屬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騎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彤平樂亭侯倫安樂亭侯帝以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天子親幸第以諮訪焉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貳於帝謀立楚王彪三年春正月王凌詐言吳人塞淶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於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名凌何苦自來耶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於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鳩而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於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天子遣侍中韋誕持節勞軍於五池帝至自甘城天子又使兼大鴻臚大僕庾嶷持節策命帝爲相國封安平郡公孫及兄子各一人爲列侯前後食邑五萬戶侯者十九人固讓相國郡公不受六月帝寢疾夢賈逵王凌爲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崩於京師時年七十三天子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霍光故事追贈相國郡公弟孚表陳先志辭郡公及輜輶車九月庚申葬於河陰諡曰文貞後改諡文宣先是預作終制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三篇敘以時服不設明器後終者不得合葬一如遺命晉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

不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跡其猜忍蓋有符於復顧也太宗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已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續治武以陵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眾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關志遺其中輜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阻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

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茲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不可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囓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故知食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按晉書景帝本紀景皇帝諱師字子充宣帝長子也雅有風彩沉毅多大略少流美譽與侯元何晏齊名晏常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為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宣穆皇帝崩居喪以至孝聞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戶尋加衛將軍及宣帝薨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撫軍大將軍輔政魏嘉平四年春正月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命百官舉賢才明少長郵窮獨理廢滯諸葛誕毋丘儉王昶陳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鄧艾石苞典州郡盧毓李豐掌選舉傅嘏虞松參計謀鍾會復侯元王肅陳本孟康趙鄴張緝預朝議四海傾注

朝野肅然或有請改易制度者帝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軍事不得妄有改革五年夏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帝曰諸葛恪新得政於吳欲微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於是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敵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勅欽督銳卒趣合榆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璆末寧署令樂敦元從僕射劉寶賢等謀以太常夏侯元代帝輔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鑿築殺之逮捕元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天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姦臣李豐等靖譖庸回陰構凶惡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帝讓不受天子以元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末寧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沉媼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又為羣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帝召羣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

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日之事唯命是從帝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敢避之乃與羣公卿士共奏太后曰臣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末安萬國皇帝春秋已長未親萬機日使小優郭懷袁信等裸袒淫戲又於廣望觀下作違東妖婦道路行人莫不掩目清商令狐景諫帝帝燒鐵炙之太后遣合陽君喪帝嬉樂自若清商丞龐顯諫帝帝勿聽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帝甚悲望顯諫帝帝怒復以彈彈熙每文書入帝不省視太后令帝在式乾殿講學帝又不從不可以承天序臣請依奏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齊王歸藩奏可於是而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羣臣從至西掖門帝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羣公卿士遠惟舊典為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誅郭懷袁信等是日與羣臣議所立帝曰方今宇宙未清二寇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仁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羣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於昭穆之序為不次則烈祖之世末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聖帝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墮舉趾高帝聞而憂之及將大會帝訓於天子曰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當大會衆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佻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以以祗恪以副四海顛顛式仰癸巳天子詔曰朕聞創業之君必須股肱之臣守文之主亦賴匡佐之輔是故文武以呂召彰受命之功宣王倚山甫享中興之業大將軍世載明德應期作輔遭天降險帝室多難齊王蒞政不迪率典公履義執忠以寧區夏式是百辟總齊庶事內摧寇虐外靜姦宄日昃憂勤勞勞夙夜德聲光於上下動烈施於四方深惟大義首建明策權定社稷援立朕躬宗廟獲安億兆慶賴伊摯之保又股邦公巨之綏寧周室茂以尚焉朕甚嘉之夫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祿厚古今之通義也其登位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匹以彰元勳帝固辭相國又上書訓於天子曰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顛顛受學於綠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且望作輔故能離經辨志安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時天子頗修華飾帝又諫曰履端初政宜崇元樸並敬納焉十一月有白氣經天二年春正月有彗星見於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於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於吳以請救二月儉欽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王肅及尚書傅嘏中

書侍郎鍾會勸帝自行戊午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於陳許之郊甲申次於灤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入項城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儉帝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其城帝曰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且儉欲蹈縱橫之迹習儀秦之說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鬪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帝屯汝陽遣襄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焉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焉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焉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焉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焉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璿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使將軍樂綝等督步兵繼其後比至沙陽頻陷欽陣弩矢雨下欽蒙楯而馳大破其軍衆皆投戈而降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都欽遂奔吳淮南平初帝目有瘡疾使醫割之焉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

恐蒙之以被痛甚嚙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文帝總統諸軍辛亥崩於許昌時年四十八二月帝之喪至自許昌天子素服臨弔詔曰公有濟世寧國之勳尅定禍亂之功重之以死王事宜加殊禮其令公卿議制有司議以為忠安社稷功濟宇內宜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馬之號以冠軍大將軍增邑五萬戶諡曰武公文帝表讓曰臣亡父不敢受丞相階歷也今諡與二祖同必所祇懼昔蕭何張良霍光有匡佐之功何諡文終良諡文成光諡宣成必兼文武請依何等就加詔許之諡忠武晉國既建追尊景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廟稱世宗按晉書文帝本紀文皇帝諱昭字子景帝之母弟也魏景初二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後帝獨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大將軍曹爽之伐蜀也以帝為征蜀將軍副夏侯元出駱谷次於興勢蜀將王林夜襲帝營帝堅臥不動林退帝謂元曰費禕以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為後圖爽等引旋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遂還拜議郎及誅曹爽帥衆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戶蜀將姜維之寇隴右也征西將軍郭淮自長安距之進帝位安西將軍持節屯關中為諸軍節度淮攻維別將向安於麴久而不決帝乃進據長城南趨略谷以疑之維懼退保南鄭安軍絕援帥衆來降轉安東將軍持節鎮許昌及大軍討王浚帝督淮北諸軍事帥師會於項增邑三百戶假金印紫綬尋進號都督統征東將軍胡遵鎮

東將軍諸葛誕伐吳戰於東關二軍敗績坐失侯蜀將姜維又寇隴右揚聲欲攻狄道以帝行征西將軍次長安雍州刺史陳泰欲先賊據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實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為後年之資耳若實向狄道安肯宣露令人知今揚聲言出此欲歸也維果燒營而去會新平羌胡叛帝擊破之遂耀兵靈州北鄙震讐叛者悉降以功復封新城鄉侯高貴鄉公之立也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增封二千戶母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帝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景帝崩天子命帝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政劍履上殿帝固辭不受甘露元年春正月加大都督奏事不名夏六月進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錫假斧鉞進號大都督劍履上殿又固辭不受秋八月庚申加假黃鉞增封三縣二年夏五月辛未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以淮南作亂遣子覲為質於吳以請救議者請速伐之帝曰誕以母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為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黠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眾擊寡蔑不尅矣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豫分取關中游軍皆會淮北師次於項假廷尉何植節使淮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帝進軍丘頭吳使

文欽唐咨全端全憚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並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苞泰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帝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殺淮北虜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問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並請攻之帝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糜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憚母孫權女也得罪於吳全端兄子禕及儀奉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禕儀書以譎靜兄弟五人帥其眾來降城中大駭三年春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會欽計事與誕詐誕手刃殺欽子鴛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鴛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

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孫曼孫彌徐韶等帥其屬皆降表加爵位慶其餒疾或言吳兵必不為用請坑之帝曰就令亡還適見中國之弘耳於是徙之三河夏四月歸於京師魏帝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五月天子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帝為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焉九讓乃止於是增邑萬戶食三縣諸子之無爵者皆封列侯秋七月奏錄先世名臣元功大勳之子孫隨才叙用四年夏六月分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使石苞都督揚州陳騫都督豫州鍾毓都督徐州宋鈞監青州諸軍事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復命帝爵秩如前又讓不受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陵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戒嚴俟旦沉業馳告於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為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謂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於車中帝召百寮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顛與致之延於曲室謂曰元伯天下其如何泰曰惟腰斬賈充微以謝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太后令曰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庶人禮葬之使外內咸知其所行也殺尚書王經貳於我也庚寅帝奏曰故高貴鄉公帥從駕人兵拔刃鳴鼓向

臣所臣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者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入兵陣傷公至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惟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元輔義在安國即駱驛申勅不得迫近輿輦而濟妄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恨痛恨五內摧裂濟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收濟家屬付廷尉太后從之夷濟三族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為帝六月改元景辰天子進帝為相國封晉公增十郡加九錫如初羣從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固讓乃止冬十一月吳吉陽督蕭慎以書詣鎮東將軍石苞偽降求迎帝知其詐也使苞外示迎之而內為之備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司空鄭沖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三年夏四月肅慎來獻楛矢石弩弓甲貂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四年春二月丁丑天子復命帝如前又固讓三月詔大將軍府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舍人十人夏帝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國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定號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糾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略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銳卒以略野劔閣不暇守險關頭

不能自存以劉禪之聞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為未有覺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於武街絕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自略谷襲漢中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帝斬以徇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頌攻維管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趨甘松鍾會分為三隊入自斜谷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又使步將易愷攻蔣斌於漢城會直指陽安護軍胡烈攻陷關城姜維聞之引還王頌追敗維於盪川維與張翼慶化合軍守劍閣鍾會攻之冬十月天子以諸侯獻捷交至乃申前命曰朕以寡德復承天序嗣我祖宗之洪烈遭家多難不明於訓曩者好逆屢興方寇內侮大懼淪喪四海以墮三祖之弘業惟公經德履哲明允廣深迪宣武文世作保傳以輔又皇家櫛風沐雨周旋征伐劬勞王室二十有餘載毗翼前人乃斷大政克厭不端維安社稷暨儉欽之亂公綏援有衆分命典師統紀有方用緝寧淮浦其後巴蜀屢侵西土不靖公奇畫指授制勝千里是以段谷之戰乘釁大捷斬將擐旗梟首萬計孫峻復致寇徐方戎車首路威靈先邁黃鉞未啓鯨鯢迹孫壹搆隙自相疑阻幽鑿遠照奇策洞徹遠人歸命作藩南夏爰授銳卒畢力戎行暨諸葛誕滔天作逆稱兵揚楚欽吞通罪同惡相濟帥其蝥賊以入壽春憑阻淮山敢距王命公躬擐甲冑翼行天罰元謀廟算遵養

時晦奇兵震擊而朱異摧破神變應機而全琮稽服取亂攻昧而高壩不守兼九伐之弘略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戰不窮武而大敵殲潰旗不再麾而元惡授首收勅吳之雋臣係亡命之逋寇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十萬積尸成京雪宗廟之滯恥拯兆庶之艱難掃平區域信威吳會遂戢干戈靖我疆土天地鬼神罔不獲又乃者王室之難變起蕭牆賴公之靈弘濟艱險宗廟危而復安社稷墜而復寧忠恪皇天功濟六合是用疇咨古訓稽諸典籍命公崇位相國加於羣后啓土參墟封以晉城所以方軌齊魯翰屏帝室而公遠蹈謙損深履冲讓固辭策命至於八九朕重違讓德抑禮虧制以彰公志於今四載上闕在昔建侯之典下違兆庶具瞻之望惟公嚴虔王度闡濟大猷敦尚純樸省絲節用務稽勸分九野康又者夏荷崇養之德鏗寡蒙於郵之施仁風興於中夏流澤布於要荒是以東西南朔遐陬僻壤狂狡貪悍世為寇讎者皆感義懷惠款塞內附或委命納貢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曠世所希至者咸浮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海隅幽裔無思不服雖西旅遠貢越裳九譯義無以踰維翼朕躬下匡萬國思靖殊方寧濟八極以庸蜀未賓蠻荆作猾潛謀獨斷整軍經武簡練將帥授以成策始踐賊境應時摧陷在役奔北首尾震潰禽其戎帥屠其城邑巴漢震疊江源雲徹地平天成誠在斯舉公有濟六合之動加以茂德實總百揆九釐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典以敷訓而靖恭夙夜勞謙昧且雖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勞王家罔以加焉昔先王

選建明德光啓諸侯體國經野方制五等所以藩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齊魯之封於周爲弘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羣后惠襄之難桓文以翼戴之勞猶受錫命之禮咸用光疇大德作範於後惟公功邁於前烈而賞闕於舊式百辟於邑人神同恨焉豈可以公謙冲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南至於華北至於陝東至於壺口西踰於河提封之數方七百里皆晉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實紀綱諸夏用率舊職爰胙茲土封公爲晉公命使持節兼司徒司隸校尉陟即授印綬策書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茲元土其以白茅建爾國家以永藩魏室昔在周召並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鄴侯蕭何實以相國光佐漢朝隨時之制禮亦宜之今進公位爲相國加綠綬綬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思弘大猷崇正典禮儀刑作範旁訓四方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公道和陰陽敬授人時嗇夫反本農殖維豐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烏副焉公光顯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順庶尹允諧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鎮靖宇宙翼播聲教海外懷服荒裔款附殊方馳義諸夏順軌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簡賢料材營求俊逸爰升多士冀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嚴恭寅畏底平四國式遏寇虐苛厲不作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簡恤大中章厥天威以糾不虔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爰整六軍典司征伐犯命陵正乃維誅殛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

弓十旅矢千公饗祀蒸蒸孝思維則篤誠之至通於神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瓊副焉晉國置官司以下率由舊式往欽哉祗服朕命弘敷訓典光澤庶方未終爾明德丕顯余一人之休命公卿將校皆詣府喻旨帝以禮辭讓司空鄭冲率羣官勸進曰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忠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實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賸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也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批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來馳回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克禽闔閭之將擄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時俗畏懷東裔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奉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怨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海而謝文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帝乃受命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江油破蜀將諸葛瞻於綿竹斬瞻傳首進軍雜縣劉禪降天子命晉公以相國總百揆於是上節傳去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之號焉表鄧

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使譚艾咸熙元年春正月檻車徵艾乙丑帝奉天子西征次於長安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於鄴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於蜀監軍衛瓘右將軍胡烈攻會斬之初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惟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景辰帝至自長安三月己卯進帝爵爲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夏五月癸未天子追加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秋七月帝奏司空荀顛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冲總而裁焉始建五等爵冬十月丁亥奏遣吳人相國參軍徐劬散騎常侍水曹屬孫或使吳喻孫皓以平蜀之事致馬錦等物以示威懷景午天子命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認縣獻靈龜歸於相府夏四月孫皓使紀陟來聘且獻方物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訓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虞宮懸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諸禁網煩苛及法式不便於時者帝皆奏除之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衛將軍官秋八月辛卯帝崩於露寢時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陽陵諡曰文王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

史臣曰世宗以獻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

跡空存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劍
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
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
之樂大啓南陽師犖之圖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
人者也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按晉書武帝本紀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
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歷給
事中奉車都尉中壘將軍加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
假節迎常道鄉公於東武陽遷中撫軍進封新昌鄉
侯及晉國建立為世子拜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
國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
為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
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
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
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咸熙
二年五月立為晉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
相國晉王位下令寬刑宥罪撫衆息役國內行服三
日是月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
太平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曾為丞相鎮南將軍王
沉為御史大夫中護軍賈充為衛將軍議郎裴秀為
尚書令光祿大夫皆開府十一月初置四護軍以統
城外諸軍乙未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
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
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是時晉德既洽四
海宅心於是天子知歷數有在乃使太保鄭冲奉策
曰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於陶唐
亦以命於有夏惟三后陟配於天而咸用光敷聖德

自茲厥後天又輯大命於漢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
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
服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勳德光於四海格爾上下神
祇罔不克順地平天成萬邦以乂應受上帝之命協
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爾位歷數實
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未終於戲王其欽順天命率
循訓典底綏四國用保天休無替我二皇之弘烈帝
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王沉等固請乃從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景寅設壇於南郊百僚在位及
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於上帝曰
皇帝臣炎敢用元牡明告於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
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堯熙隆大道禪位虞舜
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
武皇帝撥亂濟時扶翼劉氏又用受命於漢粵在魏
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
厥肆祀弘濟於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於魏也誕惟
四方罔不祗順廓清梁岷包懷揚越八紘同軌祥瑞
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后用集大命
於茲炎惟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羣公卿士百辟庶
僚黎獻陪隸暨於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人之
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
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寅畏天威敬簡元辰
升壇受禪告類上帝未答眾望禮畢即洛陽宮幸太
極前殿詔曰昔朕皇祖宣王聖哲欽明誕應期運熙
帝之載肇啓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緝熙諸夏至
於皇考文王敷哲光遠允協靈祇應天順時受茲明
命仁濟於宇宙功格於上下肆魏氏弘鑒於古訓儀

型於唐虞疇咨羣后爰輯大命於朕身予一人畏天
之命用不敢違惟朕寡德負荷洪烈託於王公之上
以君臨四海惴惴惟懼罔知所濟惟爾股肱爪牙之
佐文武不貳之臣乃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光隆我
大業思與萬國共饗休祚於是大赦改元賜天下爵
人五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殺人五斛復天下租
賦及關市之稅一年通債宿負皆勿收除舊嫌解禁
錮亡官失爵者悉復之丁卯遣太僕劉原告於太廟
封魏帝為陳留王邑萬戶居於鄴宮魏氏諸王皆為
縣侯追尊宣王為宣皇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為文
皇帝宣王如張氏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
后宮曰崇化封皇叔祖父孚為安平王皇叔父幹為
平原王亮為扶風王佃為東莞王駿為汝陰王彤為
梁王倫為琅邪王皇弟攸為齊王鑿為樂安王綏為
燕王皇從伯父望為義陽王皇從叔父輔為渤海王
晃為下邳王瓌為太原王珪為高陽王衡為常山王
子文為沛王泰為隴西王權為彭城王綏為范陽王
遂為濟南王遜為譙王睦為中山王淩為北海王斌
為陳王皇從父兄洪為河間王皇從父弟林為東平
王以驃騎將軍石苞為大司馬封樂陵公車騎將軍
陳騫為高平公衛將軍賈充為車騎將軍魯公尚書
令裴秀為鉅鹿公侍中苟勛為濟北公太保鄭冲為
太傅壽光公太尉王祥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為
太尉明陵公御史大夫王沉為驃騎將軍博陵公司
空荀勗為臨淮公鎮北大將軍衛瓘為菑陽公其餘
增封進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改景初歷為太
始歷臘以酉社以丑戌辰下詔大弘儉約出御府珠

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已詔陳留王載天子旌旗備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為駙馬都尉乙亥以安平王孚為太宰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詔曰昔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鄧艾雖矜功失節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還使立後與滅繼絕約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錮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舊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雕文游戲之具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是月鳳凰六青龍三白龍二麒麟各一見於郡國

二年春正月景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俗除禳祀之不在祀典者丁亥有司請建七廟帝重其役不許庚寅罷鷄鳴鼓辛丑尊景皇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宮曰弘訓景午立皇后楊氏二月除漢宗室禁錮已未常山王衡薨詔曰五等之封皆錄舊勳本為縣侯者傳封次子為亭侯為鄉侯為關內侯亭侯為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一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庚午詔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為職今之侍中常侍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弼違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選三月戊戌吳人來弔祭有司奏為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佗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未實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國慶但以書答之夏五月戊辰詔曰陳留王操尚謙沖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喻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

壬子驃騎將軍博陵公王沉卒六月壬申濟南王遂薨秋七月辛巳營太廟致荆山之木采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戊戌譙王遜薨景午晦日有食之八月景辰省右將軍官初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喪者戊辰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後復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九月乙未散騎常侍皇甫陶傳元領諫官上書諍諍有司奏請寢之詔曰凡關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當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戊戌有司奏大晉繼三皇之蹤蹈舜禹之跡應天順時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奏可冬十月景午朔日有食之丁未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成紀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所徒陵十里內居人動為煩擾一切停之十一月己卯倭人來獻方物并園丘方丘於南北郊二至之祀合於二郊罷山陽公國督軍除其禁制己丑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辛卯遷祀福神主於太廟十二月罷農官為郡縣是歲鳳凰六青龍十黃龍九麒麟各一見於郡國

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龍二見於弘農澠池丁卯立皇子衷為皇太子詔曰朕以不德託於四海之上兢兢祇畏懼無以康濟寓內思與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嗣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寬有施惠之事聞不獲已順從王公卿士之議耳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使百姓獨多幸之慮

篤終始之行曲惠小仁故無取焉咸使知聞三月戊寅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丁未書昏罷武衛將軍官以李惠為太子太傅太山石崩夏四月戊午張掖太守焦勝上言氏池縣大柳谷口有元石一所白晝成文寔大晉之休祥圖之以獻詔以制幣告於太廟藏之天府秋八月罷都護將軍以其五署還光祿勳九月甲申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以太尉何曾為太保義陽王望為太尉司空荀顛為司徒冬十月聽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場皆得奔赴十二月從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山陽公劉康來朝禁星氣識緯之學

四年春正月辛未以尚書令裴秀為司空景戌律令成封爵賜帛各有差有星孛於軫丁亥帝耕於籍田戊子詔曰古設象刑而衆不犯今雖參夷而姦不絕何德刑相去之遠哉先帝深懲黎元哀矜庶獄乃命羣后考正典刑朕守遺業末惟保又皇基思與萬國以無為為政方今陽春養物東作始與朕親率王公卿士耕籍田千畝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將以簡法務本惠育海內宜寬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長吏郡丞長史各賜馬一匹二月庚子增置山陽公國相郎中令陵令雜工宰人鼓吹車馬各有差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候官甲寅以東海劉儉有至行拜為郎以中軍將軍羊祜為尚書左僕射東莞王佃為尚書右僕射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崩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己亥祔葬文明皇后王氏於崇陽

陵罷震威揚威護軍官置左右積弩將軍六月甲申
朔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
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
量存問者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刑刑得
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
教勤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致
遠必泥土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
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
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修禮教禁令
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
陵上替禮義不與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
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食穢詔黜
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
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
於戲戒哉秋七月太山石崩衆星西流戊午遣使者
侯史光循行天下己卯謁崇陽陵九月青徐兗豫四
州大水伊洛溢合於河開倉以賑之詔曰雖詔有所
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冬十月吳
將施績入江夏萬郁寇襄陽遣太尉義陽王望屯龍
陂荆州刺史胡烈擊敗郁吳將顧容寇鬱林太守毛
吳大破之斬其交州刺史劉俊將軍脩則十一月吳
將丁奉等出芍陂安東將軍汝陰王駿與義陽王望
擊走之己未詔王公卿尹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
直言之士十二月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日正身二
日勤百姓三日撫孤寡四日敦本息末五日去人事
庚寅帝臨聽訟親錄廷尉洛陽獄囚親平決馮扶南
林邑各遣使來獻

五年春正月癸巳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
利禁游食商販景申帝臨聽訟觀錄囚徒多所原遣
青龍二見於榮陽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涼州之
金城梁州之陽平置秦州辛巳白龍二見於趙國青
徐兗三州水遣使振恤之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
都督荆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
事東莞王佃為鎮東大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丁亥
詔曰古者歲書羣吏之能否三年而誅賞之諸令史
前後但簡遺疎劣而無有勸進非黜陟之謂也其餘
勳能有稱尤異者咸以為常吾將議其功勞己未詔
蜀相諸葛亮孫隨才署夏四月地震五月辛卯
朔鳳凰見於趙國曲救交趾九真日南五歲刑六月
鄴奚官督郭廩上疏陳五事以諫言甚切直擢為屯
留令西平人鞠路伐登聞鼓言多妖謗有司奏棄市
帝曰朕之過也捨而不問罷鎮軍將軍復置左右將
軍官秋七月延羣公詢讜言九月有星孛於紫宮冬
十月景子以汲郡太守王宏有政績賜穀千斛十一
月追封諡皇弟兆為城陽哀王以皇子景度嗣十二
月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六年春正月丁亥朔帝臨軒不設樂吳將丁奉入渦
口揚州刺史牽弘擊走之三月赦五歲刑己下夏四
月白龍二見於東莞五月立壽安亭侯承為南宮王
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寇於萬斛堆力戰死
之詔遣尚書石鑿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與
奮威護軍田章討之秋七月丁酉復隴右五郡遇寇
害者租賦不能自存者廩貸之乙巳城陽王景度薨
詔曰自泰始以來大事皆撰錄祕書寫副後有其事

輒宜綴集以為常丁未以汝陰王駿為鎮西大將軍
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九月大宛獻汗血馬焉耆來
貢方物冬十一月辛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博
士帛牛酒各有差立皇子東為汝南王十二月吳夏
口督前將軍孫秀帥衆來奔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封會稽公戊辰復置鎮軍官
七年春正月景午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
匈奴帥劉猛叛出塞一月孫皓帥衆趨壽陽遣大司
馬望屯淮北以距之三月景戌司空鉅鹿公裴秀薨
癸巳以中護軍王業為尚書左僕射高陽王珪為尚
書右僕射孫秀部將何崇帥衆五千人來降夏四月
九真太守董元為吳將虞汜所攻軍敗死之北地裔
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羣寇內叛圍弘於青山
弘軍敗死之五月立皇子憲為城陽王雍涼秦三州
饑救其境內殊死以下閏月大雪大官減膳詔交趾
三郡南中諸郡無出今年戶調六月詔公卿以下舉
將帥各一人辛丑大司馬義陽王望薨大雨霖伊洛
河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三百餘人有詔振貸給棺
秋七月癸酉以車騎將軍賈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
軍事吳將陶璜等圍交趾太守楊稷與鬱林太守毛
吳及日南等三郡降於吳八月景戌以征東大將軍
衛瓘為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申城陽王
憲薨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寧州曲救四郡殊死已
下冬十月丁丑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巳衛公姬署薨
十二月大雪罷中領軍并北軍中候以光祿大夫鄭
袤為司空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植討匈奴劉猛屢破之左部帥

李恪殺猛而降癸亥帝耕於籍田二月乙亥禁彫文綺組非法之物壬辰太宰安平王孚薨詔內外羣官舉任邊郡者各三人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謬謬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夏四月置後將軍以備四軍六月益州牙門張弘誣其刺史皇甫晏反殺之傳首京師弘坐伏誅夷三族壬辰大赦景申詔復隴右四郡遇寇害者田租秋七月以車騎將軍賈充爲司空九月吳西陵督步闡來降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宜都公吳將陸抗攻闡遣車騎將軍羊祜率衆出江陵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巴東監軍徐引擊建平以救闡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十二月肇攻抗不克而還闡城陷爲抗所禽

九年春正月辛酉司空密陵侯鄭袤薨二月癸巳司徒樂陵公石苞薨立安平亭侯隆爲安平王三月立皇子祗爲東海王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五月早以太保何曾領司徒六月乙未東海王祗薨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吳將魯淑圍弋陽征鹵將軍王渾擊敗之罷五官左右中郎將弘訓太僕衛尉大長秋等官鮮卑寇廣寧殺略五千人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采擇未畢權禁斷婚姻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十一月丁酉臨宣武觀大閱諸軍甲辰乃罷

十年春正月辛亥帝耕於籍田閏月癸酉太傅壽光公鄭沖薨己卯高陽王珪薨庚辰太原王瓌薨丁亥詔曰嫡庶之別所以辨上下明貴賤而近世以來皆

多內寵登妃后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爲嫡正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三月癸亥日有食之夏四月己未太尉臨淮公荀顗薨六月癸巳臨聽訟觀錄囚徒多所原遣是夏大蝗秋七月景寅皇后楊氏崩壬午吳平鹵將軍孟泰偏將軍王嗣等帥衆降八月涼州賊寇金城諸郡鎮西將軍汝陰王駿討之斬其帥乞文泥等戊申葬元皇后於峻陽陵九月癸亥以大將軍陳騫爲大尉攻拔吳枳里城獲吳立信校尉莊祐吳將孫遵李承帥衆寇江夏太守稽喜擊破之立河橋於富平津冬十一月立城東七里澗石橋庚午帝臨宣武觀大閱諸軍十二月有星孛於軫置籍田令立太原王子緝爲高陽王吳威北將軍嚴聰揚威將軍嚴整偏將軍朱買來降是歲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二十六卷目錄

帝紀部彙考二十

晉一

武帝下

懷帝

惠帝

愍帝

皇極典第二十六卷

帝紀部彙考二十

晉二

武帝本紀下

按晉書武帝本紀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二月以將士應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給復辛酉以故鄴令夏讓有清稱賜穀百斛以奉祿薄賜公卿以下帛有差叛寇樹機能送質請降夏五月下邳廣陵大風拔木壞廬舍六月鮮卑力微遣子來獻吳人寇江夏西域戊己校尉馬循討叛鮮卑破之斬其渠帥按鮮卑力微即魏之始戊申置太子詹事官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郡國螟八月壬寅沛王子文薨以故太傅鄭沖太尉荀顛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驃騎將軍王沉安平獻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賈充太尉陳騫中書監荀勗平南將軍羊祜齊王攸等皆列於銘饗九月甲子青州螟徐州大水冬十月乙酉常山王殷薨癸巳彭城王權薨十一月癸亥大閱於宣武觀至於己巳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

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大半封裴顛為鉅鹿公

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廢朝賜諸散吏至於士卒絲各有差二月景戌河間王洪薨甲午赦五歲刑以下東

裔八國歸化并州寇犯塞監并州諸軍事胡奮擊破之初燉煌太守尹璩卒州以燉煌令梁澄澄領太守事

議郎令狐豐廢澄自領郡事豐死弟宏代之至是涼州刺史楊欣斬宏傳首洛陽先是帝不豫及廖羣臣

上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夏五月鎮

西大將軍汝陰王駿討北戎斬其渠帥吐敦立國子學庚午大雩六月癸丑薦荔枝於太廟甲戌有星孛

於氐自春早至於是月始雨吳京下督孫楷帥眾來降以為車騎將軍封丹陽侯白龍二見於新興井中

秋七月有星孛於大角吳臨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癸

丑安平王隆薨東裔十七國內附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詔給棺鮮卑阿羅多等寇邊西域戊己校尉

馬循討之斬首四千餘級復生九千餘人於是來降八月庚辰河東平陽地震己亥以太保何曾為太傅

太尉陳騫為大司馬司空賈充為太尉鎮東大將軍齊王攸為司空有星孛於太微九月又孛於翼丁未

起太倉於城東常平倉於東西市閏月荆州五郡水流四千餘家冬十月以汝陰王駿為征西大將軍平

南將軍羊祜為征南大將軍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賜王公以下及於錄寡各有差十一月白龍二見於

梁國十二月徵處士安定皇甫謐為太子中庶子封

后父鎮軍將軍楊駿為臨晉侯是月以平州刺史傳詢前廣平太守孟桓清白有聞詢賜帛二百匹桓百

匹三年春正月景子朔日有食之立皇子裕為始平王安平穆王隆弟敦為安平王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

葉欲令奉率德義為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名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

支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為宗師所當施行皆詔之於宗師也庚寅始平王裕薨有星孛於西方

使征北大將軍衛瓘討鮮卑力微三月平護軍文淑討叛寇樹機能等破之有星孛於胃乙未帝將射

雉慮損麥苗而止夏五月戊子吳將邵凱夏祥帥眾七千餘人來降六月益梁八郡水殺三百餘人沒邸

閣別倉秋七月以都督豫州諸軍事王渾為都督揚州諸軍事中山王睦以罪廢為丹水侯八月癸亥徙

扶風王亮為汝南王東莞王佃為琅邪王汝陰王駿為扶風王琅邪王倫為趙王渤海王輔為太原王太

原王頤為河間王北海王陵為任城王陳王斌為西河王汝南王東為南陽王濟南王耽為中山王河間

王威為章武王立皇太子瑋為始平王九為濮陽王該為新都王遐為清河王鉅平侯羊祜為南城侯以汝

南王亮為鎮南大將軍大風拔樹暴寒且冰郡國五隕霜傷穀九月戊子以左將軍胡奮為都督江北諸

軍事兗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傷秋稼詔振給之立齊王子蕤為遼東王贊為廣漢王冬十一月景戌

帝臨宣武觀大閱至於壬辰十二月吳將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是歲西北雜寇及鮮卑匈奴